

上
編

古今
性異
集成

中華書局印行

古今性異集成

民國八年三月印刷
民國八年三月發行

(古今怪異集成)全四冊

定價銀二元四角



編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
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
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
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
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
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

古今怪異集成序

天地闢而陰陽分。人類以生。物類以殖。萬彙羣萌。造此形形色色之世界。其中有常有變。有正有奇。上帝司其權。冥漠中自有無形之主宰焉。人處昭昭之境。不能洞見其精微。於是習見習聞者。視爲常經。目爲正道。感二氣網緼之德。羣相喻於無言。偶遇罕見罕聞之事。則驚爲變故。詫爲奇聞。或且謂爲子虛烏有。詞而闢之矣。嗚呼。造化之理。本非可以管蠡測。使於所罕見罕聞者。而徒滋異議。曾何解於習見習聞者之歷歷不爽哉。溯夫混沌之初。以氣造形。天地亦陰陽所孕。兩儀既判。以形運氣。人物賴陰陽以生。陰陽之道。千變萬化。彌綸宇宙。按其跡象。有常與變。正與奇之分。揆之原理。實無變非常。無奇非正。然則色色形形之異。人所習見習聞者。常也。正也。常而不用其變。正而不用其奇也。人所罕見罕聞者。變也。奇也。變而不失其常。奇而不失其正也。徒觀夫常者正者。不觀夫變者奇者。不足語乾坤之大。不足知氣化之微。不足究一事一物之原。不足窮萬事萬物之奧。關繫豈淺鮮哉。故舍其常而語其變。變者怪也。畧其正而言其奇。奇者異也。此古今怪異集成一書之所由輯也。或曰。怪異之事。至聖不語。胡獨輯以成書。且今之世。正科學昌明之世。

也。述此荒誕不經之說。將毋惑世誣民。貽通人之恥笑乎。則應之曰。科學與哲學並行。而哲學實爲科學之母。科學愈昌明。哲學愈宜研究。我國四千餘年之哲學。棼緒難稽。古今怪異集成一書。所以輯棼絲之緒。供哲學家玩索之資者也。矧其中有與科學相發明者。更有今日科學家所未及發明者。若視怪異二字。卽訾爲惑世而誣民。亦思今之人心。習於鬼蜮。姦回巧詐。無所不至。其去中古之世遠矣。導以庸常之理。固已視若罔聞。進以怪異之談。或尙有所警悟。卽舍科學以論人心。是書之輯。且有不容緩者。是書分上中下三編。上編載天地異聞。附以神仙妖鬼事蹟。中編詳人類人事之變狀。下編列動物植物之奇談。書以怪異名。非怪異不錄。其中事以類分。類以年次。無或舛雜。惟載筆之難。學者所歎。本書輯自古籍。及近人稗乘。魯魚亥豕。容有未及校正者。博雅君子。幸有以教之。江都周敦肅識。

凡例

一本書記載之事。上自遂古。下逮勝朝。有異必搜。無奇不錄。越至今世。信史闕如。聞見無多。暫從缺畧。

一本書七十類。類中之類。又一百十八類。凡二千餘條。四百餘頁。約三十餘萬言。

一本書分上中下三編。上編載天文地理。附以神仙妖鬼之事。以其稟天地之異氣。有以別於人物也。中編專詳人類事。下編專述物類事。審事情以分編次。不得不然而篇幅之長短。字數之多寡。又不得不依事實之繁簡爲之。所謂因其自然。不復規規於繩尺也。

一本書事以類分。類以年次。然一類之中。有可分爲數類者。仍各依其類而分之。如上編天文地理。中編方伎星命。下編雜禽雜獸等類是。其有類別不多。而事實之繁簡。復不能相稱者。則不復顯爲區別。僅於是類中分詳其事蹟。而先後編次之。如上編城隍土地聖蹟。中編喪祭等類是。又有事實錯綜互見。既不能強爲分類。又不能各依先後編次。則原爲一類而混合編次之。如上編虹霓雷電家宅神等類是。他類有相同者。悉視

此。

一本書資料。以古代經史子集。名人筆錄。及近人記載之事。分隸各類。文字概從原本。口脛亦仍其舊。惟輯自古書者。卽冠以某某書名。輯自近人記載者。概不標題。以均係當時傳鈔之本。未能指定一人一家。據爲定籍也。

一本書分類。一再審詳。以期精確。然頗有一事可隸數類者。亦惟從其較重者入之。間有性質相近之條。有時連類而及。以博其趣。閱者諒焉。

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

目錄

天文類

天

日

月

星辰

天河

風

雲

霧

虹霓

雷電

雨

露

霜

雪

雹

煙

旱災

寒暑

地理類

地

山

石

水災

火類

火災類

光類

氣類

山川神類

家宅神類

城隍土地類

龍神類

瘟疫神類

雜神類

冥司類

聖蹟類

神怪類

神仙類

仙境類

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目錄

仙丹類

妖怪類

鬼怪類

古今怪異集成

上編

天文類

天

葛洪枕中書眞書曰。昔二儀未分。溟滓鴻濛。未有成形。天地日月未具。形如雞子。混沌元黃。已有盤古眞人。天地之精。自號元始天王。遊乎其中。溟滓經四劫。天形如巨蓋。上無所繫。下無所依。天地之外。遼屬無端。元元太空。無響無聲。元氣浩浩。如水之形。下無山嶽。上無列星。積氣堅剛。大柔服維。天地浮其中。展轉無方。若無此氣。天地不生。天者如龍。旋迴雲中。復經四劫。二儀始分。相去三萬六千里。崖石出血成水。水生元蟲。元蟲生濱牽。濱牽生剛須。剛須生龍。元始天王。在天中心之上。名曰玉京山。山中宮殿。並金玉飾之。常仰吸天氣。俯飲地泉。復經二劫。忽生太元玉女。在石澗積血之中。出而能言。人形具足。天姿絕妙。常遊厚地之間。仰吸天氣。號曰太元聖母。元始君下遊見之。乃與通氣結精。招還上宮。當此之時。二氣絪縕。覆載氣息。陰陽調和。无熱无寒。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並不復呼吸宣氣。合會相成。自然飽滿。大道之興。莫過於此。結積堅固。是以不朽。金玉珠者。天地之

精也。服之與天地相畢。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。生天皇十三頭。治三萬六千歲。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。號曰元陽父。又生九光元女。號曰太真西王母。是西漢夫人。天皇受號十三頭。後生地皇。地皇十一頭。地皇生人皇九頭。各治三萬六千歲。聖真出見受道。天无爲。建初混成。天任於令。所傳三皇天文。是此所宣。故能召請天上大聖。及地下神靈。無所不制。故天真皇人。三天真王。駕九龍之輿。是也。次得八帝。大庭氏。庖羲氏。農祝融。五龍氏等。是其苗裔也。今治五嶽。是故道隆上代。弊極三王。三王。夏禹。殷湯。周武也。是以淳風既澆。易變而禮興。禮爲亂首也。周末。陽弱而陰強。國多寡婦。西戎金兵起。而異法興焉。既而九洲湮沒。帝業荒蕪。此言驗也。後來方有此事。道隆之代。其人混沌。異法之盛。人民猾僞也。洪曰。此事元遠。非凡學所知。吾以庸才。幸遭上聖。眇目論天地之奧藏。暢至妙之源本。輒條所誨。銘之於素。以爲絕思矣。夫無心分之人。慎勿以此元始告之也。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。

拾遺記。帝堯在位。聖德光洽。河洛之濱。得玉版。方尺。圖天地之形。又獲金璧之瑞。文字柄列。記天地造化之始。尚書中候。成王觀於洛河。沉璧。禮畢。王退。俟至於日昧。榮光並出。幕河。青雲浮洛。

國語。虢公夢在廟有神人。面白毛。虎爪。執鉞。立於西阿。公懼而走。神曰。無走。帝命曰。使晉襲於爾門。公拜稽首。覺。召史。蠲占之。對曰。如君之言。則葦收也。天之刑神也。天事官成。官禍福各以象成也

淮南子覽冥訓。庶女叫天。雷電下擊。景公台隕。支體傷折。海水大出。注齊寡婦無子。養姑姑有女。利母財而殺母。以誣婦。婦不能自解。故冤告天。

漢武故事。通天台。黃帝以來。祭天園丘處。武帝祭太一。上通天台。舞八歲童女三百人。令人升通天台。以候天神。天神既下。祭所若大流星。

漢書天文志。孝惠二年。天開東北。廣十餘丈。長二十餘丈。地動。陰有餘。天裂。陽不足。皆下盛強。將害上之變也。其後有呂氏之亂。

漢書五行志。昭帝元平元年四月。崩亡。嗣立昌邑王賀。賀卽位。天陰。晝夜不見日月。賀欲出。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。天久陰而不雨。臣下有謀上者。陛下欲何之。賀怒。縛勝以屬吏。吏白大將軍霍光。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。光讓安世以爲泄語。安世實不泄。召問勝。勝上洪範五行傳曰。皇之不極。厥罰常陰。則有下人伐上。不敢察察言。故云臣下有謀。光安世讀之大驚。以此益重經術士。後數日。卒共廢賀。此常陰之明效也。

晉書五行志。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。景帝討母丘儉。大風晦暝。行者皆頓伏。近夜妖也。劉向曰。正晝而暝。陰爲陽。臣制君也。

三國志吳孫亮傳。太平三年。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。亮以繚專恣。與太常全尙將軍劉承謀誅繚。九月戊午。繚以兵取尙。遣弟恩攻殺承于蒼龍門外。召大臣會宮門。黜亮爲會稽王。

晉書五行志。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。天鳴。東南有聲。如風水相薄。京房易妖占曰。天有聲。人主憂。

宋書五行志。元嘉十八年秋七月。天有黃光。洞照於地。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謂之榮光。太平之祥。上表稱慶。

魏書序紀。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。歛見繹駢自天而下。既至。見美婦人。侍衛甚盛。曰。我天女也。受命相偶。遂同寢宿。旦請還。曰。明年周時復會此處。言終而別。及期。帝至先所田處。見天女。以所生男授帝。曰。此君之子也。當世爲帝王。語訖而去。卽始祖也。

唐書張柬之傳。張易之等誅後。中宗猶監國。告武氏廟。而天久陰不霽。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。當正唐家位號。稱天下心。奈何尙告武氏廟。請毀之。復唐宗廟。帝嘉納。是日詔書。

下。霧翳澄駿。咸以爲天人之應。

唐書五行志。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。星見而雨。占曰。無雲而雨。是謂天泣。

聞奇錄。羊襲吉。狀元之子。少時。庭中乘涼。忽見天開。其內雲霞湧洞。樓閣參差。光明下照。山岳襲吉驚懼。逡巡乃閉。襲吉勤于書寫。乞乞不倦。今尙在。逾八十矣。

陸游南唐書。盧文進在金陵爲客。言昔陷契丹。嘗獵於郊。遇晝晦如夜。星緯燦然。大駭。偶得一北人。問之曰。此謂之笄日。何足異。頃自當復。良久。果如其言。日方午也。

周書武帝本紀。建德六年春正月。帝率諸軍圍齊。大破之。獲其齊昌王。莫多婁敬顯。帝責以有死罪者三。遂斬之。是日。西方有聲如雷者一。

樂郊私語。己亥秋九月晦。余曉詣嘉禾。時曉星猶在樹杪。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。光焰如猛火。照徹原野。一時村犬皆吠。宿鳥飛鳴。余諦觀其裂處。蠕蠕而動。中復大明。若金融於冶鑄者。少時方合。操舟者謂余曰。此天開眼也。彼不知天者至尊。裂者極禍。關係豈藐小乎哉。

南臆記談。王文正公遺事。公幼時。見天門開。中有公姓名。弟旭乘間問之。公曰。要待死後墓誌寫上言。不知此言雖不足據。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。龐莊敏公帥延安日。因冬至奉

祠家廟。齋居中夜。恍忽間。見天象成文云。龐某後十年作相。當以仁佐天下。凡十三字。注視久之。方滅。公因作詩記之云。冬至子時陽已生。道隨陽長物欲萌。星辰賜告銘心骨。願以寬章輔太平。手緘之。題曰。齋誠家紀之詩。藏其曾孫益如處。用小粉牋。字札極草草。按實錄。自慶曆元年。初分陝西四路。公與韓忠獻。范文正。王聖源三公俱爲帥。至皇祐三年。登庸適十年。夫天道遠矣。而告人諄諄如此。理固有之。不可盡詰。

宋書五行志。紹熙四年十月乙未。天有黃赤色。占曰。是爲天變色。先赤後黃。近黃赤祥也。賢奕編。永新水牕劉先生。宋末將赴省試。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。歎曰。天下事不可爲矣。遂反歸。道遇神卒。挾一策。問所如。卒曰。吾奉上帝命。攝諸應死者。出手冊示之。冊首卽先生名。下注三刀下死。神卒曰。吾視若爲善士。爲若改下爲不。遂去。無迹。先生自是避山中。一日往邑城。遇元兵猝至。死者狼藉道路。先生乃伏匿亂屍中。被賊斫三刀。幸未斷脛。得善藥。越夕始蘇。人咸謂天活焉。

癸辛雜識。咸淳癸酉十月。李祥甫庭芝。自江陵被召至京口。一日午後。忽見天裂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。始紅旗。繼而皆黑旗。凡一茶頃乃合。見者甚衆。

西樵野記。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。午後。陰雲密布。迷漫欲雨者然。俄聞空中闐然有

聲約二刻乃止。識者以爲天愁。

山西通志。萬曆三十五年春。潞安武鄉天鼓鳴。九月平陽東南天開。光芒灼閃。占主天羅地網。兵事之象。

綏寇紀略。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五日。五鼓。全陝天赤如血。已時漸黃。日始出。

日

淮南子本經訓。堯之時。十日並出。焦禾稼。殺草木。而民無所食。猋狢鑿齒九嬰大風封豨。修蛇皆爲民害。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。殺九嬰於凶水之上。繳大風於青丘之澤。上射十日。而下殺猋狢。斷修蛇於洞庭。擒封豨於桑林。萬民皆喜。置堯以爲天子。

金匱。三苗之時。三月不見日。

博物志。夏桀之時。費昌之河上。見二日。在東者爛爛將起。在西者沉沉將滅。若疾雷之聲。昌問於馮夷曰。何者爲殷。何者爲夏。馮夷曰。西夏東殷。於是費昌徙疾歸殷。

續博物志。老君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。飛入口中有娠。七十二歲而生于陳國渦水李樹下。剖左腋而生。長一十二尺。

史記封禪書。文帝時。新垣平言。臣候日再中。居頃之。日卻復中。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。

年。

魏書高句麗傳。高句麗出於夫餘。自言先祖朱蒙。朱蒙母河伯女。爲夫餘王閉於室中。爲日所照。引身避之。日影又逐。旣而有孕。生一卵。大如五升。夫餘王棄之與犬。犬不食。棄之與豕。豕又不食。棄之於路。牛馬避之。後棄之野。衆鳥以毛茹之。夫餘王割剖之。不能破。遂還其母。其母以物裹之。置於暖處。有一男破殼而出。及其長也。字之曰朱蒙。其俗言朱蒙者。善射也。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。將有異志。請除之。王不聽。命之養馬。朱蒙每私試。知有善惡。駿者減食令瘦。駑者善養令肥。夫餘王以肥者自乘。以瘦者給朱蒙。後狩于田。以朱蒙善射。限之一矢。朱蒙雖矢少。殪獸甚多。夫餘之臣。又謀殺之。朱蒙母陰知。告朱蒙曰。國將害汝。以汝才略。宜遠適四方。朱蒙乃與烏違等二人。棄夫餘東南走。中道遇一大水。欲濟無梁。夫餘人追之甚急。朱蒙告水曰。我是日子。河伯外孫。今日逃走。追兵垂及。如何得濟。於是魚鼈並浮。爲之成橋。朱蒙得渡。魚鼈乃解。追騎不得渡。朱蒙遂至晉述水。遇見三人。其一人著麻衣。一人著納衣。一人著水藻衣。與朱蒙至紇升骨城。遂居焉。號曰高句麗。因以爲氏焉。

隋唐嘉話。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。奏太陽合日蝕。當旣於占不吉。太宗不悅。曰。日或不